

梅花香自苦寒来

(四)



她支持老二办工厂，生产海绵制品，生意兴隆，老二在高善美新村和本哲买了别墅，春节或有机会就把爸爸妈妈弟妹妹接到别墅去，全家享受天伦之乐。她鼓励最小的女儿去读大学，小女儿像她妈妈，聪明伶俐，以优异成绩拿到学士学位，在一家大型机械进出口公司当上财务高管。张发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从航运公司退休后，就在家里帮忙零星家务事。大姐时时处处照顾丈夫，俩人相濡以沫，恩恩爱爱的到2007年，张发以84岁高龄含笑魂归天国。

2000年，高糖的白糖糕销量逐渐式微，12月底，70岁的梅花大姐可以放心糕点作坊的工作了，就决心到中国大陆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弟弟和其他亲戚。小女儿向公司请了半个月假，陪妈妈登上鹰航的飞机，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。接到当年我在广州天河南一路13号五楼的家，没有电梯，姐姐还可以慢步

走上去。正值对面街的天河体育中心举办花卉展，我携妻子陪大姐和外甥女畅游花卉展区，三角梅、仙客来、各种色彩的菊花、兰花、开着火红花朵的梅花、开着黄色小花的桂花……花香扑鼻，美不胜收，大姐非常高兴的欣赏着、品味着，在一株硕大的梅花树前，绞杀了我不少胶卷，拍了许多照片。我儿轮流在天河城的餐馆吃饭。我已提前告知国内的亲戚关于大姐到来的消息，方便前来探望的有在京城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高级工程师，梅香姐的儿子黄添财（1950年回国后在广州读书，后来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）、在家乡揭阳县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、梅英姐的儿子黄勉（1965年回国，从广州华侨补校考入上海医学院）、在海南万宁华侨农场的梅枝姐和她的在供销社工作的儿子符强，以及我的三哥夏秋（1953年回国，从广州华侨补校分配到沈阳读完中学升中专，毕业后在长

沙有色金属研究所当工程师)。还有在广州侨联、暨南大学、工商银行等单位工作，过去在山口洋就认识的亲戚朋友。

新年伊始，在天河城的客家菜馆里，我们全家及前来欢迎大姐的亲戚们把酒言欢。

“打从1953年在山口洋参加中华公会的集团结婚，我就很想到中国大陆看看，一下子过了四十多年，这才知道世界有多大呀！”大姐高兴的认见了亲戚朋友，非常感慨的说。大姐当天穿着薄薄的花衣和咖啡色的长西裤，天气还比较冷，夫人临时给穿上一件比较厚的外套，也替她穿上比较高帮的羊毛袜，把她穿的拖鞋换成黑色的运动鞋。从热带来到寒带，大姐还能适应。大姐国字脸，短发，身材匀称，耳廓很大，明亮的眼睛，细细的眉毛，左眼眉上边有一个不很显眼的福禄痣，过去街坊都说大姐那是长寿痣，厚厚的嘴唇总是露出微微的笑容，给人一种亲切、慈祥、厚道的感觉。

梅花大姐在广州逗留半个月，2001年初就要回去了。毕竟女儿要回去上班。“我不来就不来，一来就过了两个年。”临去机场之前，大姐不

无幽默的说。2013年我第二次到雅加达探亲，81岁的大姐，还是那么健谈，我跟着她在本哲的别墅里，最爱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，觉得大姐就像我慈爱的妈妈，她牺牲自己的读书机会，给我上学，养育我成长。我有今天的好日子，大姐功不可没。当然，明显的看到大姐老了，由于生育多胎，子宫下垂及长年累月辛苦劳作，背也驼了。小女儿生了小孩，她又担负起带孙的责任，好像永不知道疲倦。……

2000年初，雅加达的儿孙们刚刚给梅花姐姐切过90岁生日的蛋糕不久，她坐在轮椅上，让儿子推到客厅，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，新年的钟声敲响后，儿孙们才发现，婆婆已经像睡着了一样，微笑着永远停止了呼吸，到天国去寻找她的夫君张发去了。

我的故事讲完了。各位看官，你们有什么感想？

我的感想是——许许多多，千千万万侨生在海外的妇女，来自广东的、福建的、海南的、广西的……她们悄悄的来到人间，在偏僻的乡间辛辛苦苦的劳作、生育、抚养、打拼，有的至死没有到过城

镇，没有见过汽车。她们没有机会接受基本的学校的教育，没有条件享受安定舒适的生活。即便流落到大城市，也只能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里、在臭水沟边蜗居。在劳碌了大半辈子、一辈子之后，悄悄的离开人世。她们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，没有特别的贡献，没有人注视她们，没有人书写她们，因为她们只是芸芸众生的普罗大众，是社会生活中最底层的弱势群体。

当然，随着社会的进步，目前的情况也许没有半个世纪前那么糟糕，南洋社会也出现一些华人女市长、女议员、女企业家、女专家、女学者、女权运动战士，但毕竟凤毛麟角。我们必须重视社会底层的犹如梅香姐、梅英姐、梅枝姐、梅叶姐这样的群体，把她们生活的真相告诉社会，告诉舆论界，希望形成全社会关心她们、关爱她们、帮助她们，使她们也成为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中平等的一群、有尊严的一群。让她们也过上安定的、舒适的生活，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，她们顶着半边天，功勋至伟，她们朴实无华的精神，值得颂扬。（完）

夏明
2022年5月31日